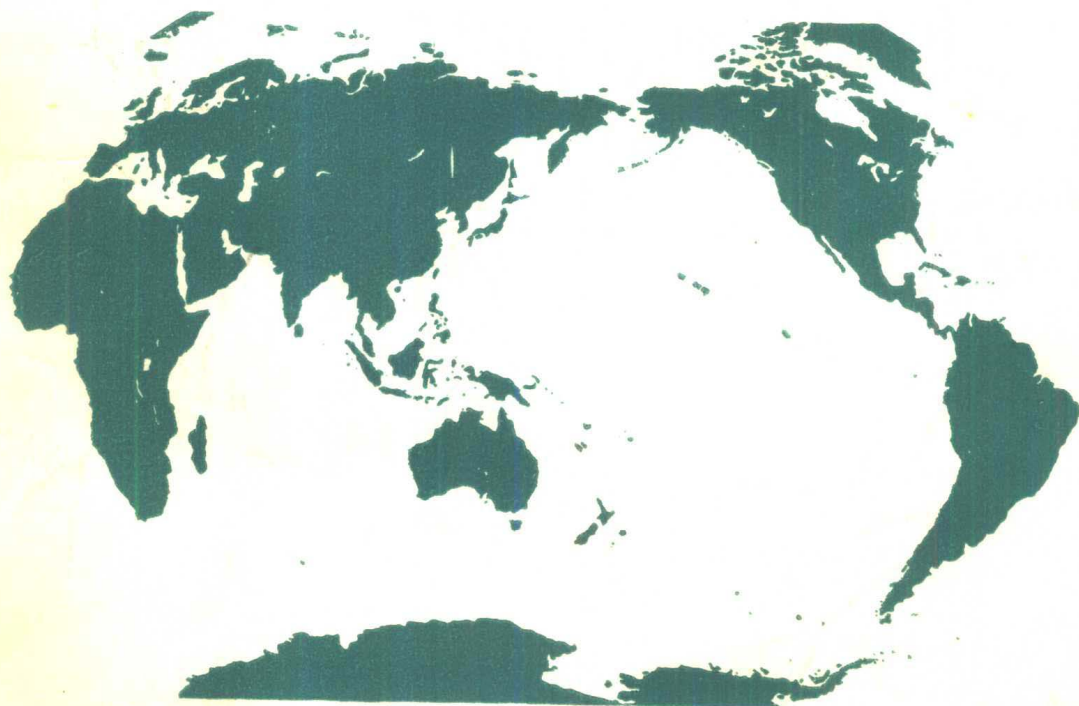


美国现代地理

〔英〕罗伯特·埃斯塔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美国现代地理

〔英〕罗伯特·埃斯塔尔著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
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合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
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6年·北京

Robert Estall

A Modern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

New York, 1972

根据纽约时代出版公司1972年版译出

美国现代地理

〔英〕罗伯特·埃斯塔尔著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合译
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6开本 21.5印张 336,000字

1976年12月第1版 197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2071·2 定价: 2.00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罗伯特·埃斯塔耳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多年来一直研究美国问题，并曾先后在美国克拉克大学与匹兹堡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工业活动与经济地理，以新英格兰为例》、《关于工业调整的研究》。《美国现代地理》是他全面介绍美国经济地理的一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作者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力图用凯恩斯学派的反动经济学观点来分析美国经济地理问题。他在本书中极力推崇的迈尔达尔理论就是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地理学中的一个主要派别。迈尔达尔承认美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却否认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配置和发展的普遍规律。他认为：发达地区固然可以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竞争，破坏和削弱落后地区的经济；但是，它也可以支援和刺激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是要靠政府出面进行干预，使先进地区发挥支援和刺激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样，地区间经济发展就可以得到平衡。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美国这种不平衡的生产布局正是长期以来在美国政府中拥有最大权力的北方垄断集团一手造成的。正是他们利用国家作为工具来扩大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别，才造成了今天的这种局面。

和所有的凯恩斯主义者一样，作者承认美国经济中存在着种种脓疮和深刻的危机，但是，他把产生这种脓疮和危机的根源歪曲了，把根源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种种恶果，说成是一些偶然的、非本质的因素造成的。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只要加强美国政府的干预，实现“计划经济”，发展国家垄断资本，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根本不需要去触动美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作者在全书中竭力宣传的正是这种思想。

实际上，按凯恩斯之流的主张去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肯定解决不了美国社会经济危机的。美国从罗斯福上台以后四十多年一直以这种反动思想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依据：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各

个领域的调节与干预，但结果却使矛盾积累愈来愈深，危机频繁发生，社会上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城乡对立愈演愈烈。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①事实很清楚，只要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美国的社会经济危机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推翻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罪恶统治，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经济危机才能得到解决，美国人民才能得到解放。

本书对了解美国区域经济地理的情况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读者在阅读时，对于反动经济思想，注意予以批判。

^① 见《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18页。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人口地理学原理	3
第 二 章 区域人口发展和变化的各个方面	13
第 三 章 土地资源和土地利用问题	37
第 四 章 就业类型和经济活动	64
第 五 章 现代农业经济的特征	90
第 六 章 农业上的一些区域差别	114
第 七 章 农业生产区域类型	130
第 八 章 矿物与采矿业	157
第 九 章 煤炭与能源经济	183
第 十 章 现代制造业的某些特点	216
第十一章 制造业的地理分布——制造业带	242
第十二章 制造业的地理分布——其他地区的发展	266
第十三章 城市的生长和变化	289
第十四章 联邦政府活动对地理的影响程度	307
参考书目	324
索 引	329

插 图

1	1790—1980 年人口中心图	14
2	区、分区和各州区划索引	16
3	1968 年分州人口图	17
4	1940—1968 年人口变化图	18
5	1968 年美国各州自然增长率	22
6	1960—1968 年美国各州净移民率	24
7	1955—1965 年各区域间平均每年移民量	26
8	1900—1960 年城乡人口	28
9	1940—1969 年各区黑人人口的分布情况	33
10	美国领土的扩张	45
11	联邦公有土地的分布	51
12	1964 年主要区域土地利用状况	58
13	1869—1969 年就业结构	70
14	1940 年与 1967 年各分区与各主要部门的就业情况	76
15	在选定年份各分区按人口平均的收入	78
16	1940 年与 1967 年各分区主要部门职工在全国所占份额	85
17	1950 年与 1964 年农场土地的利用	92
18	1929 年与 1969 年农场主出售产品的现金收入	95
19	1944 年与 1964 年农场的灌溉面积	101
20	1945 年与 1967 年农业就业情况	115
21	1945 年与 1964 年农场土地面积	116
22	1945 年与 1964 年的农场产品销售值	120
23	1945 年与 1964 年农场规模	123
24	1964 年按销售值分类的商业性农场	125
25	1967 年政府付与农场的补贴	129
26	1945 年与 1964 年各分区的农场产品结构	131

27	1968 年农业区	154
28	1940 年与 1968 年矿业职工人数与产值比重	160
29	1940—1968 年矿业实物产量	163
30	1968 年金属与非金属矿物的产值	167
31	可使用铁矿石的产量与进口量	174
32	按来源分的燃料及能源消费量	183
33	1968 年按价值计算的能源矿产品的产量	190
34	煤的各项主要消费市场	197
35	1965 年矿物燃料消费构成	203
36	1969 年原子能发电厂的地理分布情况	209
37	至 1965 年被采矿破坏的土地	214
38	1947 年与 1968 年制造业各主要部门的职工人数(万人)	224
39	1968 年不同规模工厂的制造业职工分布状况	234
40	1940—1969 年制造业职工人数	244
41	1967 年美国各州制造业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净增产值	249
42	1969 年按制造业职工人数所占比重分组的大标准都市统 计区分布图	251
43	1969 年制造业生产工人平均每小时的收入	253
44	1968 年 A 类与 X 类制造业中的职工人数	257
45	1968 年美国各分区工业研究与研制开支的各项基金来源	259
46	1967 年用于制造业新工厂与新设备的开支	263
47	1968 年工会会员数	271
48	1968 年太平洋沿岸分区与中部东北分区 A 类制造业的职工 人数	279
49	1968 年联邦政府对各州、地方政府以及个人的补助	309
50	1968 年再开发地区	316
51	1968 年经济开发区域	320

前 言

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得天独厚的国家。人们靠专门的技术、竞争的精神和获得成就的期望来开发这片地区的潜力，因而把物质标准推进到了最高的水平。美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比居第二位的国家(瑞典)几乎要高出三分之一，比英国高出一倍以上。它维持住了一个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生产与消费水平。美国能达到并维持住这样一个局面，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称赞，也有很多东西使人感到痛惜，但这样一个社会必将为各个学科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一片肥沃的土地。特别对于地理学家来说就更是如此，美国在自然和文学观上，在历史经验的空间变化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内部差别，因而为研究先进的、成熟的经济的类型、趋势和问题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实验室。任何人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状况，对这样一种经济进行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美国现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成就必将为其他国家在今后的年代中所遇到。

本书对美国现代地理的考察采用了按系统研究的方法，但在每个课题上，对区域类型与变异都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所以要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是因为它对现代美国的种种地理类型与问题能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看法，而现在研究工作中多数采用的一系列区域分析方法则很难借以掌握这类问题的全貌。在体例上，本书分成份量不等的三个部分。第一章到四章为人口、土地利用与经济活动类型提供背景论述。第五章到十二章对主要生产系统——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察。第十三、十四章概述了城市地理与联邦政府的活动。在每个部分对讨论到的系统内所特有的问题进行了考察。但有一两个主题是在全书中反复谈到的，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政府的作用日益增长的问题、资源利用问题和享受不到正当权益的人们的问题。

主题的选择是个人的事情，这里删掉了有关现代地理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以便有充分的篇幅用来论述我们已经选定的主题。特别遗憾的是没有设专章来讨论运输地理、水文地理和贫穷地理。这其中每一个题目都是当前有意义的重大问题。但是在本书中，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只是在主要用来探讨其

他主题的各章中顺便提到了一下。不用说，这里考察到的每个主题本身都值得写一本书，而且实际上也已经出版了很多详细的专门著作。因此在本书的研究中，并不打算对各种场合下的全部有关问题作出面面俱到的评价。考虑到有人希望对某些问题作更深入的探索，在本书末尾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简单的参考书目。

现在，谈一下统计资料问题。美国学生往往面对着来自许多方面的、过多的统计材料，有些来源简直是预想不到的。困难在于知道到哪里去查找和如何处理好这样一大堆资料。这个问题与资料不足地区的学生所面临的问题比较起来，既易于得到解决，也更令人满意。但无论如何，这总还是一个问题。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新资料不断发表，因而很难选定一个截止的年代。一整套资料刚被吸收并作了解释，新的一套又发表了。好在这些新数字并不会经常从根本上改变事物的类型，但是这就很明显地有一个从哪里划线的问题。总的说来，在写书时能得到的最新资料都用上了，其中有的是1969年的资料，如人口估计资料，有的还要早得多。例如，在1970年中期还得不到关于1967年制造业普查的全部成果，因此有时不得不仍然依靠1963年的普查材料。还有，在农业上1964年的普查仍然是许多项资料的最新来源。也有些时候，当引用时间数列时，其终结年度时期可能追溯到几年以前，其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资料有可比性。因此，为了上述理由，本书每个主题中所采用的终结年度时期彼此不同。

在编写这样一本著作时，我们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许多人的帮助，采纳了很多人的建议。我要特别感谢R·奥格尔维·布坎南教授，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制订了许多详细的建议，从份量过重的手稿中删节了好几千字。内斯塔·赫伯特以极高的效率打印了所有最初的几份草稿以及最后定稿的大部分。梅达·布里格斯、珍妮特·福克斯、梅甘·里可夫和盖尔·科克维尔在后期阶段愉快地给了我以宝贵的帮助。我深深地感谢他们。伦敦经济学院制图系的琼·玛丽·斯坦顿为编制地图和图表提供了专门技术帮助，还有我的妻子玛丽从始至终都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支持，我也乐意向她们表示感激。最后，我要感谢美国学术研究会理事会，它慷慨地赞助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主持北美经济地理高级讲师讲座。他们的支持使我能最深入地研究这个我发现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国家的经济地理。

第一章 人口地理学原理

1

本书研究美国现代地理是从人口开始的，这是很自然的，就象旧一点的课本都从自然环境开始一样。这并不是由于我们认为自然环境在现代世界中无足轻重。自然环境在形成经济生活形态和样式中所起的作用明显的，如果把美国这样一片巨大的领域看成一整块资源均匀分布的平原则是荒谬的。山脉、气候状况、土壤性质、矿产资源等等对生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必须予以肯定，尽管它们确切的重要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虽然如此，我们在这里还是假定这些东西都是已知的，因而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人们的活动上、人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空间安排上以及由这些活动和安排所造成的人文问题上。因此，人口研究与地理学紧密相关，重大的地理问题往往在某些方面也就是人口学上的问题。要对现代的生活与经济进行一次合乎逻辑的分析，就要以人口地理为基础。对美国来说，尤其是这样。那里人口的增长与变化，迁入与迁出，简直使人眼花缭乱，反映出人们追求不同的、希望是更美好的事物的本性。

任何对形势的估价总是和摄影一样，它只能拍下特定时刻的景象，而从拍下的时刻起，景象就在变化着。但对人口特点的评价并不会因此而成为毫无希望的、脱离现实的工作。许多一时冒出来的东西除了对直接相关的事物以外，不会立刻产生什么影响，但却能为未来发生的事物提供征兆。人口地理类型虽然易变，但并非每天或每年都在进行革命的变革，而是相当稳定的，因而允许对它的现状进行合理的评价，即对它当前的特点和趋势，可能性和 2 含义进行评定。

这一评价将组织到几个标题下面来进行。本章的主题是全国人口数和增长率。第二章将讨论各地区间人口数和增长率的差别，城乡地区不同的经历以及人口种族特点的某些方面。上面谈到的仅是可能放在人口标题里面论述的题目中的一些经过挑选的重点。有些题目要留待以后讨论（例如，就业的

结构),但有些还是讨论不到。当然,地方或区域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会造成经历上的巨大差别,因此在叙述各个过程时很难完全避而不谈这些过程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形成的原因。但这开头几章主要是用来对事实进行评价,而不是为了探求根本的原因。原因是很多的,而且是复杂的,它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内起作用,造成千差万别的经历。这在下面一些章节中将加以论述,它们将提供一些线索,或者至少是部分的答案,为什么和怎样会在一个国家的境界内,在人口的经历和特点上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差别。

人口数:当前的局势

因为1970年是人口普查年,在今后几年中,普查局将可提供许多有价值的事实与数字。非常不幸,现在还得不到这方面来的资料。因此我们必须依靠早些年来的估计数字,在部分章节中,为了引用一些重要的细节材料,甚至要回到1950—60年普查间隔期间的十年中去。虽然如此,对一项广泛的、一般的研究工作来说,缺乏最新普查资料并不会成为重大的障碍。当官方估算的人口总数发表的时候,可能提供的1970年的总人口数大致为2.05亿左右,相差一百万或二百万人关系不大。普查本身也会有误差,这个误差还可能大得惊人,正如1960年普查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

1960年普查时全部居民人口总数为17,930万。以后发现由于报数不准
3 确和数字计算偏低,这个数字大大低于实际人数。据估计遗漏了将近570万人,误差达到普查人口总数的3.2%。更为不幸的是,遗漏的人口主要都属于一些重要的组成部分,象黑人(少计算了二百万以上)和穷人。而联邦援助基金就是按有关的人数来拨款的。尽管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经过全面普查,对于美国究竟有多少人口,以及他们详尽的特点是什么,仍然会有某些模糊不清的地方。1967年发生的全国性事件是值得回忆的。在这一年的11月20日上午将近11点钟,设在华盛顿市的“国家普查钟”走到了两亿美国人口的刻度上,并敲响了钟。这座钟每14.5秒走过一个新人口的刻度。约翰逊总统和其他上层人物及时承认了这一里程碑。但是这个由计算机控制的、显然精确的事件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教训。不管事情好坏,美国人怀孩子的情况既不会象计算机那样按程序办事,也不会象钟表那样走得准确。而计算机的精确程度则取决于给它提供的材料。在这一次事件中为计算机提供的原

始数据是有误差的 1960 年普查材料, 因此, 就在约翰逊总统在普查钟下面讲话时, 人口数已远远超过了正在纪念的里程碑。所以我们要警惕那种学术式的精确性, 它要求人们使用精确到最后一位和小数点后几位的数字。所有的统计数字, 包括人口数字在内, 都只是近似的数值, 决不能赋予它所没有的精确度^①。

普查钟的发人深省的不精确, 以及美国究竟在哪一个精确时刻超过了两亿人口的标志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美国现在的人口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 它是第四个超过这一数字的国家^②。对这件事的反应也不一样, 部分人感到骄傲和充满着期望, 其他的人则感到忧虑。从传统上来说, 美国人口的增长总会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利益。劳动力的增多, 市场的扩大和 4 多样化以及就业机会范围的日益扩大, 带来了生活水平的稳定增长。

过去很少考虑到伴随着人口迅速增长, 生活样式和地理分布情况的改变而产生的种种问题, 如给水、废物处理、环境污染、城市的扩张和糜烂, 以及交通拥塞等问题。可是现在对这一类问题以及有关问题的关心越来越增长。当评议到人口超过了两亿的标志时, 以及当评议到公元二千年人口的推算数字 (有的推算数字接近 4 亿) 时, 一个心怀忧虑的思想派别认为, 人口进一步增长是一种威胁而不是好事。例如美国内政部 (考虑问题偏于“保守”) 的反应就很直率。当时的内政部长斯图尔特·S. 尤德尔在内政部出版物《人口挑战》(1967 年) 的前言中坦率地说道: “在这个国家, 对生活质量的最大威胁是人口过剩,” 并谈到平均每人空间面积正在缩减, 在空间分配、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保护上的冲突正在积累。这一报告中各节使用的标题 (如“一个实行配给制的明天”, “已经够了不能再多”, “为苦难着想”) 反映出对未来人口迅速增长的深切关注。这一派排斥美国持不同意见的派别, 说他们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狭隘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上。“做生意的人倾向于只看到一个扩大的市场对商业的影响。商会和一些地方官员还在为‘增长’而大吹大擂。这些人应该关心一些更大的问题, 如‘滥用自然资源’的问题, 保持‘生活质量’的问题。”

① 已经有人提出, 1970 年的普查有错误, 可能的误差约相当于 1960 年普查的误差。因此, 1970 年的人口总数可能达到了 21,000 万。

② 其他三个是中国、印度、苏联。

可是，对这些问题不感到担忧的人并不仅限于做生意的人和商会。许多人相信，无论从经济上或社会上来考虑，人口进一步增长都是可以接受的，美国还有的是多余的地盘。在某些方面“人口压力”是被夸大了，对大家所关心的空间标准问题，只要把重点放在对美国特别有利的形势方面，就可以得到相反的论据。按普通密度计算虽然有它不妥当的地方，但在这里却很有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美国的普通密度为平均每平方英里 55 人。在全世界二十个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中（它们拥有世界总人口数的五分之四），只有三个国家比美国更幸运。在这三个国家中，墨西哥的密度和美国相似，巴西与苏联的普通比率仅分别为每平方英里 24 人和 26 人。但就是和这些国家相比较，美国“可利用的”或“生产的”土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足可以抵销明显的空间上的不利，甚至能够抵销而有余。和其他十七个人口最稠密的国家相比较，那就即使按普通密度标准来衡量，美国也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十五个国家的普通密度超过了每平方英里一百人，其中九个超过了二百人，这里面有五个超过了四百人。显然，美国人现在享有的空间标准（尤其是生产空间的标准）比其余绝大部分的人类远为优越。即使现有人口再翻一番，美国在这方面仍处于世界上得天独厚的国家之列。

商务部、普查局在一篇题名为《两亿美国人》（1967 年）的报告中，扼要地谈到人口过剩、过于拥挤和今后生活标准的前景问题。“我们的人是太多了吗？……我们将为人口的浪潮所淹没吗？”我们觉得这种想法严重地受到了那些居住在大都市区的人的日常生活经验的感染。报告指出还有成千上万英亩的人口稀少的土地（事实上有十个州每平方英里人口不到 20 人），同时又指出，伴随着近几年人口增长而来的是商品与劳务产量的迅速上升与生活水平的普遍迅速提高。展望未来，报告提醒美国读者“要警惕那些认为由于人口过剩，今后将出现悲惨岁月的预言”，特别是因为人口推算本身就不可靠。

虽然如此，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反对“前面是悲惨岁月”的论点，但同时也应承认人口增长及其地理分布情况造成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上的困难。实质上，问题并不在于人口总数对资源之比，而是这些增加的人口在什么地方、怎样充分、有效地获得生活上的满足。他们对住宅、学校、职业、卫生和业余活动设施等等提出的新的大量要求必须予以满足；与此同时，还要解决那些社会上享受不到正当权益的人们的大量问题，

那些国内享受不到正当权益的地区的问题。为处理这些事情而制订的计划究竟妥当与否是所有美国人都关心的。这里涉及的问题既具有地方性的意义，也具有区域性以至全国性的意义。这些问题牵涉面很广，因此必须由国家、区域和地方三级共同协力正面地进行解决。这项要求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这些问题在以后各章里还要谈到。现在 we 将从历史角度来扼要地谈谈人口增长率的问题。

人口增长：过去的经验

表 1 列举了从 1800 到 1950 年每五十年间的人口统计数字。很明显，这项汇总数字掩盖了许多具体的变动。但这里主要是要表现一个大体的增长概况。

表 1 1800—1950 年期间的人口增长情况与 2000 年的预测数

	人 口 (约百万)	增 长 (百分数)	增 长 (百万)
1800	5	—	—
1850	23	338	18
1900	76	228	53
1950	151	98	75
[2000]	280	85	129]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预测数字摘自《现代人口报告》，1970 年版，丛书第 25 页。

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一个半世纪以来，虽然增长率稳步下降，但**实际增长量**却越来越大。我们必须经常记住在绝对和相对增长量之间可能产生这样大的差距，因此不能单凭研究相对增长率就下结论。由于忽视了这条简单的原则，对美国地区变化的一些错误印象得以广泛流传。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简要地向前看一下，在 1950—2000 年期间，增长率无疑将进一步下降，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实际增长量将使以前各个时期相形见绌，表 1 的预测数字说明了这一点。

在考察人口增长时，必须注意三个相互关联的变数的运动情况，这三个变数是：出生率，死亡率和净移民数。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在下降，到了本世纪，虽然由于经济条件的变化和战争的影响，出生率

上下波动较大，出生率和死亡率还在继续下降(见表2)。例如，1933年出生率降低到18.4%以后又上升，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1947年达到了顶峰，出生率为26.5%。因为当时复员军人都已经成家或已开始组织家庭。此后，总的趋势是下降，1968年达到最低点——17.5%。在这个世纪中死亡率也在继续下降，而且和出生率比较，这种下降更是相当稳定(见表2)。这种趋势反映了在防止死亡问题上取得的巨大进展，因而大大延长了美国人的平均寿命。1920年美国男婴平均可望活到54岁左右，到六十年代期末则为67岁。美国妇女象别处的妇女一样，在这两个时期里都比男子的平均寿命长，但她们迈的步子更大，从55岁跃到74岁。这一发展影响到了人口的结构。例如，1940年65岁以上的美国人只有900万(不到人口总数的7%)，到1968年这种“老年公民”已经有1900万，也就是将近占到人口总数的10%。可是，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起，医疗卫生、营养和其他方面的进步就在改善着各种年龄的人的一般健康状况，因而造福于美国人的生活和经济的各个方面。很明显，二十世纪前半期在防止死亡问题上所迈出的步子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除非有新的、重大的突破)，从1950年以来，死亡率只是略有下降，按现在最乐观的估计，直到八十年代，死亡率也不会低于千分之九。

表2 人口增长因素(1900—1968年)

	出生率 (千分数)	死亡率 (千分数)	自然增长率 (千分数)	移民率 (千分数)
1900	32.3	17.2	15.1	5.9
1910	30.1	14.7	15.4	11.3
1920	27.7	13.0	14.7	4.0
1930	21.3	11.3	10.0	2.0
1940	19.4	10.8	8.6	0.5
1950	23.9	9.6	14.3	1.6
1960	23.8	9.5	14.3	1.5
1965	19.6	9.4	10.2	1.5
1968	17.5	9.6	7.9	2.3

资料来源：《长期经济增长》(1860—1965)和美国统计摘要。

随着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自然增长率也每年、每十年地上下波动着。在1933年经济萧条时期自然增长率降到最低点千分之七点七,1947年繁荣时期上升到最高点千分之十六点四。这里出现了相当大的差距,但是总的来说,死亡率的下降抵消了长期以来出生率下降的效果,因此,直到最近,自然增长率仍然比较高。1950年与1960年的自然增长率均为千分之十四点三,这一比率足可以使人口在四十年间翻一番。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率的急剧减少造成了自然增长率的直线下降(见表2)。这种现象能否永远持续下去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人口统计学家、计划工作者和其他一些人都迫切希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人口增长的第三个因素——净移民数也是很易于变化的,这个数字同时受着美国和原居住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十九世纪期间,到达美国的人数,每十年都稳定上升,只有1860—70年和1890—1900年两个“困难的十年”是例外。1880—90年是十九世纪达到高峰的十年,这一时期的入境移民不下于525万人。但这个数字比起二十世纪头十年的875万又显得小一些。很明显,直到那时,入境移民都是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从1820—1910年有2,800万人移居美国,他们主要是从欧洲来的。这已经超过了同期人口增长总数的三分之一,并明显地影响到美国人口与经济的结构和特点。

事实上,直到1914年欧洲战争爆发时,入境移民的比率一直都很高。此后,数量急剧下降,再也没有回到过去的水平。按人口总数的千分率计算,入境移民数从1914年的十二点三猛然下降到1915年的三点二,此后,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在1915年的水平以下,只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初几年是例外。从表2中可以看到大体的轮廓。入境移民数所以这样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移民人数和人种的关注愈益增长。1924年采用了限额制。1929年作了补充,以后一直延续采用到1968年,中间只作了少量修改(偶尔也有暂停执行的时候)^①。1929年采用限额制的目的在于使1920年普查时美国各种族人数的比例关系能保持下去,因而把最大限额的入境许可证发给那些它们的原居民在美国现有人口中构成最大集团的国家。在1920年美国人口中,原籍英国、爱尔兰和德国的人数占到70%,因此这些国家的出境移民如果愿意

^①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壁垒就曾暂时被取消,以允许一百万外国人当作战争难民或战时新娘迁移入境。